



上图：《洛桑的家事》剧照。

安排。”他饶有兴致地说，仿佛在复盘一场戏剧冲突。“你得做详尽规划，得把每个人的脾气都了然于胸，指挥得很顺当——这个经历对当编剧有好处，你必须做好充分准备，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极致。”

他认为，编剧的艺术，和导演一样，说穿了就是“准备的艺术”，“不打无准备之仗”。而当一切准备就绪，编剧这份工作就会让他感到无比欢悦。“写剧本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有一种情感和责任在驱使着你，这个剧本就可以写好。写完后会有一种亢奋的状态。我觉得编剧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工作。如果你从中感受不到欢悦，觉得很困难，那你不如去干别的。”

他甚至建议，想当编剧的人最好先找心理医生做个测试，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自恋的人。“如果你过分自恋，其实不适合当编剧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喜欢过分自恋。你的职业要求你不能

自恋，你要关心他人，关心他人的命运。”

芦苇的编剧“待写清单”

年过七旬，已经写了40年剧本的芦苇，依然保持着一年一个剧本的创作频率，甚至想加快速度。“年龄大了，人老体衰，会有一种恐惧，怕自己想写可是写不出来了。所以我把自已最想写的赶紧列个表。”

他的待写清单上，排在前列的题材都指向了同一个母题：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。

“一个是写陈纳德，他在抗战时期来到中国。还有一个想写红六军团在云贵抓过一个英国传教士，这个传教士跟红军将领萧克最后成了朋友，我觉得很传奇。我还想写利玛窦，意大利的传教士。”他解释道，“这些故事都涉及文化的冲突，价值观的冲撞。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个星

球上未来很重要的问题。现在年事已高，我想写些我自己感觉痛切的问题。”

这是他作为一个创作者，对当下时代最深切的回应。

除了文化冲突，他还想完成一个多年的夙愿——“把中国的五大少数民族各写一个故事”。藏族（《洛桑的家事》）、蒙古族（《图雅的婚事》）已经拍过，接下来是塔吉克族、回族和彝族。

“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很重要，他们的文化也很重要。每个少数民族都应该有一部优秀的影片。”为此，他已经亲自跑到帕米尔高原采风。

从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美工，到中国最顶尖的编剧，芦苇的人生，本身就是一部与中国电影紧密交织的传奇。他用一支笔，描摹了时代的波澜壮阔，也刻画了人性的复杂幽微。如今，这位时代的记录者依然在写，写他“痛切”的感受。

这次访谈，让我感受到了芦苇创作的坐标系——纵轴是他与经典大师的距离，这让他始终保持谦卑；横轴是他对大千世界的体察，这让他永远善解人意。而这个坐标的原点，就是他对“动人”原则的执着。真正的大师从不自我封圣，他们只是更清醒也更诚实的时代记录者，用一生去追问：一个人究竟应该如何“活着”。